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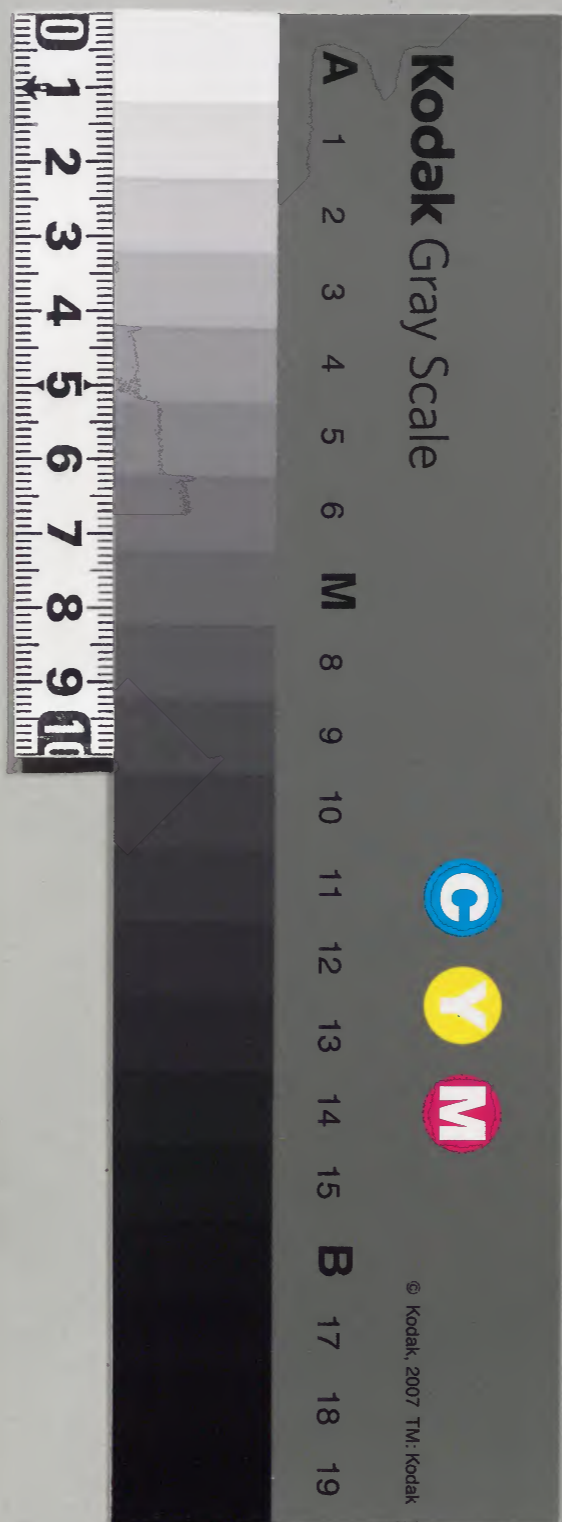
官板
閑關錄

卷四五六

			九	漢
			二	書
		九	八	門
四	三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二	八	漢
函	二	四	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5
冊數	4 (2)
函號	299 85





淺草文庫

閑關錄卷第四

答呂伯恭書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
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只是定本
熹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
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
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
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閑議論故為學者之
病熹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

字閑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然終亦未窮竟也。來喻十分是當之說。豈所敢當。功夫未到。則乃是全不會下功夫。不但未到而已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所呵。以爲溺於禪者。熹未

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式。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跎。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

語錄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

議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人之無意見則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或問子靜每見學者才有說話不曰此只是議論卽曰此只是意見果如是則議論意見皆可廢乎曰既不尚議論則是默然無言而已既不貴意見卽是寂然無思而已聖門問

學不應如此若曰偏議論私意見則可去不當槩以議論意見爲可去也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子靜似之

瞳按朱子未識子靜時答東萊子約書謂其議論頗宗無垢脫略文字直趨本根全是禪學及鵝湖旣會之後答南軒

書謂其盡廢講學專務踐履要人提撕
 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自信太
 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
 學而此南康再會答東萊書謂其舊日
 規模終在不為禪學者幾希則子靜之
 學與夫講論之異同不言可喻矣前此
 答立之書云極欲一見渠兄弟更深究
 此此書云再與子細商訂可見聖賢不
 輕絕人也意見朱陸不同之關鍵學者

宜諦究之

附子靜祭東萊文

甲午之夏公尚居里我坐狂愚幅尺殊侈言
 不知權或以取戾雖訟其非每不自制公賜
 良箴始痛懲艾教之以身抑又有此惟其不
 肖往往失墜鵝湖之集已後一歲輒復妄發
 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獨至方將優游以
 受砭劑先兄復齋比一二歲兩獲從歎言符
 心契冉疾顏天古有是比嗚呼天平胡齋於
 是復齋之葬不可無紀幽鑄之重豈敢他諉
 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即揮賜琅
 琅之音河奔岳峙烏乎斯文何千萬祀我固
 罷駑重以奔蹏惟不自休勉強希驥比年以
 來日覺少異更嘗頗多觀省加細追惟曩昔
 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
 親講肄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

朱既訃音東來心裂神
碎矯首蒼茫涕零如霈

愚按子靜此文雖有追惟曩昔粗心浮
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之詞復曰有疑
未決有懷未既則其驕吝尚存固我自
若也何足以證其與朱子將來之相一
如後世學者之論哉

答項平父書

示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於未發時常常識得
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

為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故曰敬義立而
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恃一箇敬字更不做集
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
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為
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
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
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言若指此心則識者
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拏聖賢之教
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

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或可以警所不逮也伊川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為有補若只草草領略就名數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陸按平父學於朱陸之門喻此心元是聖賢只要識得記得者宗子靜之教也

朱子乃舉聖人為學之方以示之復警其不做集義工夫而墮一邊之弊其曰亦命由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此正子靜平生為學之病而流於異端者不知察此也

朱子答趙子欽書及稽古閣記語錄論之尤詳朱子所以振斯文於將墜開來裔於無窮者察此者也其曰持守之要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云云蓋言持守當如此以明

平父識得記得持守之失非聖賢教人之法也。篁墩程氏以為若指陸學誤矣。此書又與從上聖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者誠千古一轍也。同志之士願相與講而勉焉。

答項平父書
 入心有天賦與出五字
 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為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

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肖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為己為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於一邊耳。

王夫之語味又愈益於此
 瞳按所喻曲折及陸國正語乃前書子靜相報如何。因風錄示之約也。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

為用力之要者乃申前書敬義立而德
 不孤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旨
 也後世學者率不究朱子本意顧謂朱
 子道問學工夫多子靜却以尊德性為
 入土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
 訓釋之末果如子靜所言吳草廬語學者朱子
 集諸儒之大成者子靜尊德性也劉學士定
 以此書為徵陸國論宋正則在淳熙壬寅朱子答程允夫書曰

講學近見延平先生始略窺門戶此事
 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
 而已則在紹興壬午以前答張南軒書
 曰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覺得
 如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洄上下惟
 意所適又曰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
 自有一箇安宅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者乃在於此全書附后乃在乾道己丑以
 是推之則朱子之尊德性授受於師講

明於友久矣。豈俟至此而始集子靜哉。其曰子靜專是尊德性事。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卽前書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者也。并以答劉子澄書云。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及答吳茂實趙善舉趙子欽諸書證之。則子靜之所尊者。吾所受於天

之正理邪。人欲私意而已矣。其曰爲己爲人多不得力。去短集長者。謙已誨人之詞。又以警平父之不見察耳。亦豈如後世之論哉。

答趙善舉書

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_可以豪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旣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

示學者修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

噫。按此書亦若指子靜也。蓋精微不察。則看義理不子細。乃認人欲作天理。而昧全體之真也。附見此書亦以見朱子

前著修德凝道之交修並進如此云
答張敬夫書

未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覺殊無立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

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
雍容之氣。略無豪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
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
自有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
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
皆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
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
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

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
尚多。未爲精切。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
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
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
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
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
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
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
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

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豪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洄

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豪之力者真不浪語

矐於是書所以附之者非特取證朱子尊德性於早年也蓋以祛世俗論朱學之繆云

答黃直卿書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

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此則不說其遺其遺以終失子之其亦在亦在

此則不說其遺其遺以終失子之其亦在亦在

此則不說其遺其遺以終失子之其亦在亦在

此則不說其遺其遺以終失子之其亦在亦在

此則不說其遺其遺以終失子之其亦在亦在

此則不說其遺其遺以終失子之其亦在亦在

開闢錄卷四

此則不說其遺其遺以終失子之其亦在亦在

開闢錄卷第五之限也

曹立之墓表

立之名建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

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為

有在也慨然盡棄其所為者而大覃思於諸經

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

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

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為學其說有

非言語文字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

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

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况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邪。此其晚歲之用工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天衣無縫。故世無不立於此者。

瞳按朱子此表。蓋據實直書。啓陸學之膏肓。而救藥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惜

其諱疾忌醫反不能平以為病已若立
之見道之明服善之勇又不幸蚤世殆
天亦無意於斯道邪豈獨子靜哉

答劉晦伯書

立之墓文已為作矣而為陸學者以為病已頗
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
按以下四書皆為立之墓表發也

答諸葛誠之書

示喻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此來深勸同志

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且
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曹表
之故反有所激如來喻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
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
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則彼之因激而起
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
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豪人欲雜
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
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虚心平

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嘗竊笑以為正使真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今因來喻輒復陳之不審明者以為如何耳

瞳按朱子此書云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豪

人欲雜於其間後世執為定論遂謂子靜實出千古其在於斯竊考上文云吾世欲盡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正在天理人欲二大途而者相去之間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果何相與熟講也朱子之心忠厚雖不以是致疑於西靜子靜然抑揚反覆并參之答誠之第二書云不至深諱銷融其隙則子靜之因激而起者焯然不可揜矣故他日至其手足盡露時乃顯然鳴鼓而攻之曰人

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
 理盡在是也豈可以此而為之定論邪
 答諸葛誠之書其辭頗其則與子靜之因
 所喻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
 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
 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
 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成嫌隙
 也

答項平父書

其辭頗其則與子靜之因

朋友議論不同不能下氣虚心以求實是此深
 可憂誠之書來言之甚詳已略報之可取一觀
 此不復云也聞宗卿子靜踪跡令人太息然世
 道廢興亦是運數吾人正當勉其在已者以俟
 之耳不必深憤歎徒傷和氣損學力無益於事
 也

附子靜與朱子書

立之墓表亦好但叙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
 淵往時與立之一書其間叙述立之平生甚
 詳自謂真實錄未
 知尊兄曾及見否

按此即朱子所謂以為病已頗不能平者玩味二亦字尤可見也

答滕德章書

吾友秋試不利士友所歎然淹速有時不足深計且當力學修己為急耳陸丈教人於收斂學者散亂身心甚有功然講學趨向亦不可緩要當兩進乃佳耳

又文平學之偏枯也其旨深矣然也此矣奈何

與白答劉子澄書

陳葵字叔者處州人頗佳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自信甚篤不可回耳世俗喧啾自其常態正使能致焚坑之禍亦何足道却是自家這裏無人接續極為可憂耳讀所寄文字切切然與世俗爭較曲直之意竊謂不必如此若講學工夫實有所到自然見得聖人所謂不知不愠不

是虛語。今却為只學人弄故紙。要得似他不俗。過了光陰。所以於此都無實得力處。班范外事。不知編得於已分有何所益。於世教有何所補。而埋沒身心於此。不得超脫。亦無惑乎。子靜之徒。高視大言。而竊笑吾徒之枉用心也。數年來。此道不幸。朋舊凋喪。區區所望。以共扶此道者。尚賴吾子澄耳。今乃如此。令人悼心失圖。悵然累日。不知所以為懷。不審子澄能俯聽愚言而改之乎。不然則已矣。無復有望於此世矣。柰何。

柰何。自山來。玉翁百對。格出。至。或子澄保。或一。或辛。或曠。按朱子此書。乃言叔向子靜子澄為。學之繆。而悼此道之無傳也。學者於此。其有感焉。豈直以資區區攷訂其異同哉。答滕德粹書。不。或。或。示問。曲折具悉。大抵守官。且以廉勤愛民為先。其他事難預說。幸四明多賢士。可以從游。不惟可以咨決所疑。至於為學修身。亦皆可以取益。

熹所識者楊敬仲簡呂子約監米倉所聞者沈國

正煥袁和叔煥到彼皆可從遊也以

示開曲曠按此書蓋在淳熙乙巳德粹尉鄞時

所答者本不必錄但後世謂朱子晚年

不獨尊子靜而兼重其門人舉此以證

其同今故錄之以見其非晚年也

與劉子澄書此書在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作壞

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

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佐管商見

識令人駭歎而已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

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

功利術數且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

其下梢無所依據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

強作張呂畫贊及敬夫集序今并錄呈婺州學

者甚不樂也自

答陳膚仲書不

令人所學都不將心究索難與論是非也大抵

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

事

語錄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上下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也。曠按三書皆言陸學優於浙學。所謂彼善於此也。曾祖道問曰。佛老從心立起。王夫其學雖不是。然却有本儒者。只從言語文字上做有知此事。是合理會者。

亦只做一場話說過了。所以輸與他。朱子曰。彼所謂心主工夫。本不是。然却勝似儒者多。公此說却是政。此類也。故曰。下梢無所依据。恐亦未免害事。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天悟也。學來學者不可不察。所謂浙學者。呂子約祖儉王西潘叔昌景愈孫季和應時輩後又有永康陳同父亮永嘉陳君舉傅良葉正則適也。謹以朱子辨論諸書附載一二以

本氣備明正學者考焉。文賦北曼日限健備
論浙學書
熹昨見奇卿敬叩之。以此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語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

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答呂伯恭

今日之弊按此則所謂吾黨作壞拖泥帶水者朱子平生之非東萊不在子靜後學者不可諱而不察

日用工夫此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

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中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証候不同然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作一般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答呂子約

瞳按此書蓋責子約也其曰支離之病

者乃自責而警子約耳。故復荅子約書。一效則直責之曰。來喻授學之意甚善。要須或文有以使之內外本末兩進而不偏。乃為立效。往耳。向見說書旁推曲說蔓衍太多。此固一是大病。若是初學便遭如此纏繞。即展轉迷闇。無復超脫之期矣。要當且令看無不得大意。正當精約。則其趣味自長。不在如此支離多說也。荅葉公謹書曰。子約書來。大段說得支離云云是矣。詳見荅石應之

書篁墩程氏以為朱子自言已失非也。其曰彼中指浙學者如荅潘叔昌書曰。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諸書深下工夫。荅孫季和書曰。彼中學者未嘗會理會讀書。修己之類是矣。篁墩以為此指子靜而言亦非也。枉尺直尋。素未嘗以此奉疑。但見近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使學者震蕩回撓。不問愚知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騫功名之心。令人

月
憂懼不得不極言之。設若接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揀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佐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併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悞哉。

前書所喻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若更不補填，終成欠缺，却爲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未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殊不平。愚意竊所

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功。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旣

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其在彼以了悟為高者，即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曠按此書深排浙學之非，而并攻陸學焉。朱子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而見于此。

書者誠親切之訓也。子約子靜之偏之，非亦粲然可徵。世之澆澆於異同者，殆

未之考邪。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亦嘗言之云耳。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不肯豎降幡也。

答劉子澄

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

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偷合之論心竊駭之答

直之

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為大病今日議論乃

以枉尺直尋為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

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德章

已見大意自不必如此說因筆及之亦恐餘

證未解聊復云云耳答路德章

平生為學見得孟子論枉尺直尋意思稍分

明自到浙中覺得朋友却別是一種說話與

此不相似心竊怪之至於孟子董子之言例

遭排擯不審尊兄平日於此見得如何答石

示喻子約曲折甚當渠所守固無可疑但其

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捨道義之塗以趨

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答

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邪心然亦未免程

子所謂乃邪心者却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

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

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答孫季和示喻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黽勉。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爲師。取其是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爲準則也。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

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答潘叔昌下同

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誦何爲。却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建州有徐柟者。常言秦始皇賢於湯武。管仲賢於夫子。朋友間每每傳以爲笑。不謂來說亦頗似之。恐是日前根本止不會大段用工。而便於討論世變處。着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赤

幟已立未必以為然耳。竊怪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深下工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模廣而意味不長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

答趙幾道

浙人為功利浸漬壞了腹心尤難說話甚可歎也又可懼也

答鄭子止

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亦頗自附於伯恭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意為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之為愈也

答詹元善

全其瞳按此書深歎浙學科舉之害而言陸
崇文學之善也非有取于陸學也猶答伯豐
亦書曰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答
敬甫書曰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為
已之意非有取于陸學也汲汲於科舉
之業者宜監焉此而亦歎曰州之
子約為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小有變
異而流傳已遠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
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蹴踏董仲舒

而推尊管仲王猛又聞有非甚贅而是德宗
者尤可駭異

答沈叔晦

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
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啟之

答黃直卿

十論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無以存不親
授之防耳後生輩未知三綱五常之正道遽
聞此說其害將有不勝揅者願明者之反之
也

答陳同父下同

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爲之說。然後敢發。平生狂妄深竊疑之。以爲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細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

正本。爲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固不同於流弊。學士文亦與古以聖學門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正須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謂慣者。乃流徇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爲有

識者所議而朋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甚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論對答公孫季和而此其對答公孫季和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最永嘉淨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日莫大之弊。答陳膚仲學校固不可廢。爲舉子文亦須告以聖學門庭。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實。庶幾於中亦

有興起作將來種子。浙間學問一向外馳。百

怪俱出。不知頗覺其非否。

答孫季和

向編近思錄。欲入數段說科舉壞人心術處。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箇病根。從此時便已栽種培養得。在心田裏了。令人痛恨也。答時

好雲

君舉先未相識。近復得書。其徒亦有來此者。破其議論。多所未安。最是不務切己。惡行直道。尤爲大害。不知講論之間。頗亦及此否。王

氏中說最是渠輩所尊信依做以為眼目者
不知所論云何答胡季隨

君舉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為言其學
之非又生一秦矣答黃直卿

頃與仁里指永嘉諸賢屢講此事尚多未契足
下必已聞之若以愚言為是則固無今日之

辨若以為非則又何以見語為哉聖遠道晦
人心頗僻險詞怪說雜然並起不憚於謾天
罔聖詭經破義而務以適其利欲之私自非

剛健明哲之才確然以勝私復理為已任者
鮮不惑焉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兆已見於
此甚可懼也足下試以愚言思之反諸其身
而驗以聖人之明訓必有以得其本心之正
然後可以燭理揆事而無不合毋徒苦心勞
力為此傳會穿鑿而卒以陷溺其良心也答杜叔高

瞳按浙學之弊所謂邪說橫流怪人心
術者故朱子深懼而力拯之如此嗚呼

正人心息邪說扶王道而立民極愚敢望於尸政教之君子

閑關錄卷五
正人心息邪說扶王道而立民極愚敢望於尸政教之君子

閑關錄卷第六

寄陸子靜書

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其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年回首之歎然於我亦何病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歎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蔥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

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疑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有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蔥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真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

不知季章如何學問固是雖著勇猛然此勇猛却要有箇用處若以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梢無可成就便須只是怪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便能振厲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大有所就朱子答廖子晦書云伯起不會講學後聞子靜門人說話自謂有所解悟便能不顧利害及其作令纔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竟至憤鬱成疾而死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人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矣近日

因看大學見得此意甚分明。聖賢已是八字打
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外狂走耳。

瞳按此書首言子靜奏篇之是禪。黃氏

有論次言子靜以私意狂妄引去有志

之學者。未言聖賢垂教之明。以歎狂妄

者之不察。烏乎學者須知所謂八字打

開者。而領會焉。庶幾無負朱子喫緊衛

道垂教之意。以後三書皆為有志者為

子靜引去而發。時之先後雖不可考。然

亦當不出此一二歲間。故以類相從。麗
諸左方。

答劉公度書

示喻為學之意。終覺有好高欲速之弊。其說亦
已見令叔書中矣。願更詳之。講學不厭其詳。凡
天下事物之理。方冊聖賢之言。皆須子細反復
究竟。至於持守。却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
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讀。而反以
持守之事為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

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至謂彼中朋友只有季章一人可望此未論其許與之當否然其言之發亦太輕矣舊見公度不如如此只此便是新學效驗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無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子家法此言有味願試思之

瞳按公度子澄從子也所謂其說亦已見令叔書中者則前答子澄書云公度似有此病痛是也新學指子靜

答林擇之書

端叔向見欽夫稱之恭叔昨在建寧得一見匆匆不能款然知其惑於世俗高妙之虛談矣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力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唯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托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

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
元善書說與子靜相見甚欵不知其說如何大
抵欲速好徑是今日學者大病向來所講近覺
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
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
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
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明白不須妄意思
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

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不審別後所見如何
幸試以此思之似差平易悠久也

答陳正巳書

示喻為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
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為靈明之空見所持
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為
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平實而趨高妙
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蕩動俠之意往往

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是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帖出來者。真不妄耳。

朱子答東萊書云。正已亦子靜所可。以爲溺於禪者。答直卿書云。正已明

爽。但全別是一般說話。伯恭之學一傳。一日到此。甚可懼耳。故此書乃直排其宗。二家之失。復自言其進學之由。無二家之失。其所以警正已者深矣。其獨任斯道。明吾師之責。亦可見矣。世後顧謂朱子之學。有取於子靜者。未察於斯邪。今答陸子靜書。其亦嘗流其言。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如何。莫且宿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

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為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復不少。數日來病軀亦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目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

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瞳按此書云道理雖極精微，至亦已誤矣者，乃斥陸學之失，所謂顯然鳴鼓而攻之也。云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者，蓋子靜平日譏朱子為支離，故朱子至是亦明言已無是病，其詞雖謙而自任之重亦不可掩。故復曰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也。篁墩之說恐非朱子本意，讀者詳之。

答陸子靜書

稅駕已久。諸况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

論。徒增耿耿耳。李子甚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持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壞了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翁樸實。頭無許多勞攘耳。

語錄

聖賢之教。內外本末上下。今子靜却要理會內。不管外面。却無此理。硬要轉聖賢之說爲他說。寧若爾說。且作爾說。不可誣罔聖賢。亦

如此或問表裏精粗曰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
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
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
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
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賀孫曰存弟
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
先生曰如此等說話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
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心看聖

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箇硬說關倒

了不消看

按子靜嘗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

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

瞳按以上二書即所謂顯然鳴鼓而攻
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直截說破庶幾
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者蓋其憂之切
距之嚴猶禹之於洪水孟子之於楊墨
也百世之下主張朱陸之異同者舉不
考此論其同者乃妄以尊德性為徵議

其異者。惟知以論太極爲說。遂使正學
晦邪說熾。學者莫知所適從。而我子朱
子闢正道。闢異端之功。不在禹孟子下
者。不見於世也。可勝惜哉。

大學或問

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
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
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
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

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
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
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
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
無以窮之。則褊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
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
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
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
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

陽明錄 卷六
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

瞳按此論雖未必為子靜發然以答子靜二書考之則其意實有脗合焉者故附見焉使有志於明德新民之實學者有以深求而自得之

附子靜答書

冬初許氏子來始得五月八日書前月來又得五月二日書開慰之劇傅子淵前月到此間聞其舉動言論類多狂肆渠自云聞九淵之歸此病頓瘳比至此亦不甚得切磋之渠自謂刊落益至友朋視之亦謂其然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朋儕鮮比比來退然方知自訟大抵學者病痛須得其實徒以臆想稱引先訓文致其罪斯人必不心服縱其不能辨

自勢力不相當，勉強誣服，亦何益之？
有豈其無益，亦以害之，則有之矣。

瞳按朱子二書之攻子靜，其嚴如此。子
靜答之，飭非文過，却鍼拒砭，又如此。則
二家之異趣，不待辨說而可知矣。

答程正思書

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
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
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
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

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
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
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
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
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
此，深可歎賞。深慚老繆放過著。今日徒勞頰舌，
用力多而見功寡也。

答趙幾道書

吾輩所學，不為效中自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

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會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

耳

谷曠按此二書蓋以明其答子靜二書之意。如曰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卽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也。如曰未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卽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

爲兩截也。如曰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卽
聖賢之言不必盡信，容貌詞氣不必深
察也。朱子於浙有世契之雅，乃斥名以
排之，故其詞峻直。於陸則稍存形跡，乃
託詞以諷之，故其言微婉。及其終而不
足諷也，亦有不微婉者焉。善讀者當自
得之。曰志公因其公本出於文公，其

答周叔謹書書益以即其谷不備之書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爲學規模次第如何近

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偏而
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
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不知其於此看得果如
何因話扣之因書喻及爲幸也熹近日亦覺向
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
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
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
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
涵養未須太段著力考索也

問答未曠按朱子答竇文卿書曰公謹即叔謹從
東萊讀左傳宜於人情物態見得曲折
當盡於今乃如此不解事則叔謹爲學可知此
亦未以書云某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
來歸語處云去蓋指呂氏門人所學之偏引以
因語自歸而警叔謹也故答叔謹第二書則
意氣之直詔之曰文字且虚心平看自有意味
不須公勿苦尋支蔓旁生孔穴以汨義理之正
亦自到脉子約書來大段說得支離要是義理

大多更宜省約爲佳答劉子澄書曰浙
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
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
自警省斯可考矣當是時浙之學者舍
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
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心學
之害故朱子有每勸學者且看孟子道
性善求放心之語之類答子約書云聞
感疾不輕朋友
書來云讀書過苦使然不知是讀何書
若是聖賢之遺言無非存心養性之事

決不應反致生病。恐又是太史公作崇耳。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已，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答沈叔晦書曰：近日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伯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不一而足者，蓋以救浙學一偏之弊，使之收斂，凝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耳。見朱子年譜非自道也。道園虞氏乃謂朱子至此切已，反求之功愈切，稍却其文字之支離，篁墩

程氏乃謂陸子平日諄復以教人者，朱子至是而有取焉。曠惟朱子註孟子牛山木章云：愚聞之師曰：人義理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則在爾。孟子發此夜氣，與之說於學者，極有功。宜熟玩而深省之。惟自也。感興詩曰：日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學發奮，永刊落，奇功收一原。則朱子之切已反求，却文字之支離，至是有取。如虞程之說者，竊有疑焉。敢疏所聞以俟知。

朱學者折衷之。語錄曰。又求此文字之支離。至長亦取與。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

瞳按此語則二家之所謂求放心者異矣。烏有如虞程之論哉。

答呂子約書

所論江西之弊。切中其病。然前書奉告者。非論其人也。乃論吾學自有未至。要在取彼之善。以自益耳。謂彼無本原根柢。則未知吾之所恃。以為本原根柢者。果何在邪。幸更思之。復以見教。

答項平父書

近世學者。務反求者。便以博觀為外馳。務博觀

者又以內省爲狹隘左右佩劍各主一偏而道術分裂不可復合此學者之大病也

疾病相仍殊無好况心昏目昧不能向書然日用工夫不敢不勉間亦紬繹舊聞之一二雖無新得然亦愈覺聖賢之不我欺而近世所謂喙啄爭鳴者之亂道而誤人也

答沈叔晦書

大抵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

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道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

答潘叔昌書

近年異論蠡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已見不合不公使人憂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經以待後之學者而已

曠按以上五書皆詆陸學浙學各墮一



者又以此
排斥不合不公也而朱子歎道
以俟後世者誠著明懇

而今簡切矣學者其可丞
明辨以求真是

谷幾門之歸而惑於草廬諸公阿
處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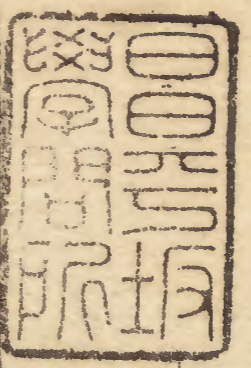
豈不異哉蓋以高者為無不古而為早

答諸君自書

近世野合樂不合不公也今日之大患也

之本然各對其誠之味良限立門與正合於

開闢錄卷六終



官版見本

開闢錄卷六終

